

# 一、各把一方的民间神

## 1. 民间神明崇祀的特点

民间神，是指我们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民间崇祀对象。民间的神明崇拜，再典型不过地集中了中国民间信仰的诸多特点。

一是名目繁多。举凡民间一应杂事，可以说都各有一路神灵在暗中主持。这也许与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发展，特别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建立完善密切相关。既然人世间自上而下已有层层官吏把持掌管，那么冥中那不可知的命运，也就早应有所安排了。在暗中操持一方事物的神灵，其实也对应着人间的官吏，所以便各有职司，分管一方了。再者，历来多灾多难的普通小民，在无力与自然和人世的灾厄抗争的情况下，也只好凭靠着信仰的力量，用一种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态去应付方方面面太多的无奈，多出几路神来，反正无非就是多烧几炷香，多叩几个头罢了。何况对神明的顶礼膜拜还可以使人在心理上有所寄托。

二是来源复杂。如早期先民们就有的自然崇拜，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至于今日，而集中地表现在对天地山川的

崇拜上，如祭天、祭地等，就始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典礼之一。封建社会后期，明清时皇帝祭天地的庙堂祭坛均完好地保留至今，其宏伟壮丽难道不正透露出那个时代人们对这项祭事的敬畏有加吗！而山川祭祀主要体现在从秦汉到唐宋极一时之盛的泰山封禅大典上，这项延续千年之久的祭祀活动，源于先秦时齐鲁之地祭山活动，后来演变成一种登山祭天仪式。泰山封禅因其具有统治成功与否的重大象征意义，历史上备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奠基者秦始皇、汉武帝，都以封禅泰山而名著史册。在汉武帝元封（前 110—前 105）时，史圣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未能躬与封禅大典，竟然抱恨以歿。那位在历史上以富于才略、统治清明而为人艳称的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统治初定，子民尚未得饱暖之时，就曾几度萌动登泰山小天下的念头，差一点没有抵御住治成告天的诱惑。虽说祭天盛典，只有君临天下的帝王才有资格，但这并不能取代苍生百姓对天老爷的敬畏，“老天保佑”至今仍是人们遇到凶险时脱口而出的口头禅。至于流传民间各方的山水之神，更是不胜枚举，在神魔小说《西游记》里，那些不时被齐天大圣呼来喝去的山神土地，便是这种观念的生动写照。

三是面目多变。已经成为享受万家香火掌管一方的神灵，其尊崇地位也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变化迁移，也不断此消彼长，来去生灭。一些原本神通广大颇有影响的尊神，经历了极盛之后，也会销声匿迹。这自然有着历史的原因，比如统治版图的变化，政权的更迭，封建政府的限制和打击等等，或许还有喜新厌旧的心理因素。但又不完全由此，民间信仰的这一特性，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先秦时，就有“新鬼

大，故鬼小”的说法<sup>①</sup>。这应是民族民间心理更深层次的内容。一般说来，列入国家祀典的神灵，这一特征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它由于人为的因素被固定化了，因而能够历代相沿，长年不改。而民间的奉祀，就往往是自生自灭。可是有时又不完全如此。有的神灵，就可以世代相传，连绵达上千年之久。如南方一些地方供奉的五通神，约起源于唐代。在今苏州上方山的神庙，始建于宋代，在清初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以其为淫祀，曾严令禁绝，庙遭平毁，神像被投入长江。可是时隔不久，便死灰复燃，重现旧观。据说时至今日，仍然香火不断，参拜者摩肩接踵，尤其是到庙会时，万头攒动，场面颇为壮观。在陕西长安原西汉昆明池遗址，留存有当时的大型石刻牛郎织女像<sup>②</sup>。其中的织女像，不知何时起，成为当地百姓供奉的神灵，敬称之为“石婆”，并且香火甚盛。建国后在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当地政府想方设法，革除这一旧俗，曾一度将石像搬入博物馆。不料进香者尾随而至，展厅终日香烟缭绕，竟然变成了崇奉者匍匐跪拜的庙堂，无奈只好重新迁回旧处。后来还采取过迁离原地甚至挖坑掩埋等方法，但是终未奏效。此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封建时代，一些有见识的封建官吏，也曾采取严厉打击淫祀的措施，虽一度得手，但从长远来看，其效果终属有限。所以不从一个更深层次进行探讨，恐怕很难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

四是人间化色彩浓厚。具有自然属性的神灵原本就出自于

《左传·文公二年》，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

有人以其风格不类西汉，疑其为晚出作品。

自然崇拜，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经历了长时期的逐渐人格化的演进，如玉皇大帝就应源出于原始的天信仰崇拜，可是，在民间信仰中，已经变成人间帝王在天庭的翻版。这一进程也在其他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上出现过。至于我们汉民族历史上种类繁多的人格神，许多原本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赋予了神的禀性和身份。因此这些神灵，有着浓烈的人间化的色彩，诸神同样具有凡人的性格、观念、喜怒哀乐以至缺陷，神界也有尘世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这倒是与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众神有着相通之处，而很难在后来成熟形态的宗教中见到。

## 2. 以泰山神华山神为代表的山川神

如前所述，山川神起源非常久远，这些神有些后来被列入封建国家的祀典，成为正神，在唐代，这样的神有岳、镇、海、渎，以及山林川泽之属<sup>①</sup>。武则天时，曾封中岳为天中王，到唐玄宗朝，五岳更相次被抬升到王。在唐代以前，五岳中泰山的地位最高，称之为岱宗，即群山之长的意思。可是玄宗的五岳封王，却是从华山开始，于即位之初的先天二年（713）封其为金天王。这是因为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唐玄宗生于乙酉年，华山正当玄宗的本命，所以华山得以占先，而泰山这位一贯的老大，不得不与中、南、北岳屈随其后，分别受封为天齐王、中天王、司天王和安天王。总的说，

<sup>①</sup> 《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

在唐代，五岳地位并不完全相当，以泰山与华山为突出。其中泰山信仰由来已久，而华山则是出于玄宗朝的尊崇。

泰山信仰起源非常久远。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就是这一信仰的延续和不断强化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民间信仰里，这位泰山岳神，并不是像官方正式祭典中那样一副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尊容，而是带上了民间赋予的种种特点，可以说，民间的泰山神信仰，与上层帝王们所崇信的作为与天沟通的中介的泰山神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副面目。泰山神，在唐代又加上的华山神，还有一项基本执掌，可真正是与生民们息息相关的。

泰山治鬼即主死的观念由来已尚，至少应起于汉代。在此之前的先秦时代，民间观念中的掌死之神或许有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所谓“司天之厉及五残”，是说她主管着天下灾厉之事及种种残害人的势力，而这正与人的寿夭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不妨可以认为她的执掌与死有关。此外，《淮南子·览冥训》里，讲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故事里讲到，后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了不死之药，但被妻子嫦娥私自服下，结果嫦娥飞向月宫，永远不能再返回人间。西王母既然掌握着不死之药，也表明她显然应与主管生死之事相关。

《楚辞》的《招魂》一篇里提到人死后所去之地为幽都，其中并有土伯，反映的应是古代江淮一带民间对死后世界的认识。幽都是死者鬼魂的归宿之所，土伯则是鬼魂的直接主管，顶头上司。

汉代确立了“泰山治鬼”的观念。汉乐府诗《薤露》《蒿

里》就反映了其时人死后鬼魂归于泰山的观念<sup>①</sup>。泰山是先秦时齐鲁之地奉祀的山岳，《论语·八佾》就提到了鲁国季孙氏祭祀泰山之事。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春秋首霸齐桓公曾打算封禅泰山，遭到管仲谏阻，似乎表明那时就有了正规的诸侯封禅仪式。不过，真正可信的轰轰烈烈大行封禅之事者还是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帝。所谓封禅，实际分为“封”与“禅”两个部分。“封”者为登临极顶祭天，“禅”乃于山前祭地之谓也。泰山治鬼的观念，即应源于禅地。古初先民所产生的最初的抽象意识，就包括灵魂不灭。由土葬而来的入土为安的观念，由来久远。死后人葬于地下，则地下为鬼魂的安息之所。禅既然系祭地仪式，很容易就被赋予了与死相关的涵义，禅地之所也就成为鬼魂集中之地了。《蒿里》诗云：“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里所说的蒿里，是泰山南面的一座小山，秦汉时是封禅大典中禅地的所在。又由于登临泰山绝顶封天为封禅大典中的主戏，更具影响也更为人所习称，原本与禅地有关的治鬼说，也就由蒿里而变为泰山了。

东汉魏晋时泰山治鬼的说法盛行于世，岳神主死的观念基本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唐宋时方才逐步为阎罗王取代。这在史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东汉时有一位方士许峻自称，他曾大病一场，三年不愈，于是前往太（泰）山请命<sup>②</sup>。另外在记载

<sup>①</sup> 见南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七《相和歌辞》，中华书局 1979 年点校本。按《薤露》亦名《泰山吟行》。前人注以为这二首诗是西汉初年作品。

<sup>②</sup> 《后汉书》卷一一二下《许曼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点校本。李贤注：“泰山主人生死，故诣请命也。”

东汉辽东乌桓人的葬俗时，讲到死者的魂灵要归于在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sup>①</sup>。岱山也就是泰山。管辂是三国曹魏著名的方士，一次，他弟弟管辰对他说：“你得到大将军司马昭的厚爱，有望享受大富大贵。”管辂长叹一口气道：“我自知我的命运啊。天给我才智，不给我年寿，我恐怕只能活到四十七八岁，看不到女儿出嫁，儿子娶妇。如果能够免去此难，我想任我洛阳令，可以做到路不拾遗，无人击鼓鸣冤告状。但恐怕我只能到泰山去治鬼，而不能在阳世管理活人了。”<sup>②</sup>

这在其时的文学作品里也有所反映。古辞《怨歌行》有“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的描写。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写道：“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说：“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都是以归于泰山作为死亡的代称，这正是泰山治鬼观念的真实写照。

稍后的晋代，类似内容的故事流传更广。蔡支任县吏，曾奉命送信给太守，忽然迷失道路，走到岱宗（泰山）下，看见一处城郭，以为是郡城，便进城去送信。见到一位长官，仪卫威严，就像太守一样。这位长官设盛宴款待他，过后交给他一封信，说：“请代我把这封信送给我的外孙。”蔡支问：“明府的外孙是谁？”那长官说：“我是太山神，外孙是天帝。”蔡支

<sup>①</sup> 《后汉书》卷二二 《乌桓传》。李贤注：“《博物志》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今本《博物志》卷六作“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东方万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长短”。

<sup>②</sup> 《三国志》卷二九《管辂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点校本。

吃了一惊，这才明白所到的地方并非人间。他出门乘马向前，一阵儿就来到天帝座太微宫殿，侍臣环立左右，就如人间天子一样。蔡支交上了太山神的信，天帝让他坐下，赐给酒食，并慰劳他，问他说：“家里有几口人？”他答道父母妻子都已去世，还没有再娶。天帝又问：“君妻死去有几年了？”“三年。”天帝问他想不想见面？他说全凭天帝恩赏。天帝就命户曹尚书，传令将蔡支妻的名籍置于生簿中，让她随蔡支一起离去。蔡支回家后，便挖开妻墓，看见妻子形骸，果然有生还的迹象。一会儿，她坐了起来，言谈如同往日<sup>①</sup>。这故事与上面讲到的《后汉书注》及《博物志》的说法很有关联，其中都讲到泰山、天帝有外祖孙关系，也同样讲到治鬼的职掌，虽说这种关系及职掌都正好打了一个颠倒。不过，从来源于民间传说的角度来看，这种错位应在情理之中。

晋人干宝记录了一个故事，东汉献帝建安（196—219）时，贾偶字文合患病而死，阴间的小吏把他带到泰山，司命（即掌人生命者）检视了命簿，对那位小吏说：“让你召某郡文合，你怎么把这人召来了？快快送回！”这位贾偶在返回阳世途中，又遇见一位少女，也是先被召来而又放回的。贾偶复活后，还专程到那位少女家中去验证，果然她也死而复苏。另外这里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虽说并没有明确提到太山之名，但是其中所称的司命、府君，显然也是指太山<sup>②</sup>。

“泰山府君”是这时期的一些故事里，对治鬼的泰山神的

<sup>①</sup> 《太平广记》卷三七五引《列异传》，中华书局 1961 年点校本。按《列异传》，题晋张华撰。以下引《太平广记》均省称《广记》。

<sup>②</sup> 见《搜神记》卷一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点校本。

固定称呼<sup>①</sup>。泰山人胡母班，曾在泰山旁的树林里遇到一位身着绛衣的佣仆，招呼他说：“泰山府君请你前去。”他便随同来到泰山府君的宫室。泰山神设宴款待他，说请他来并无他事，只是想请他给女婿带封信，告诉他说女婿是河伯，并教给他送信的方法。他依法将信带到，接着前去长安，一年后返回，又来到泰山府君的府上。去厕所时，忽然看到自己死去的父亲正带着刑具，与其他几百人一起做苦役，不禁大吃一惊，便痛哭着拜见亡父，问道：“大人怎么会在这里？”父亲答道：“我死不幸，被罚三年，现已二年，实在是困苦不堪。我知道你如今受到府君的赏识，请为我说说情，乞求他能免除我的这番苦役，我还想要做个社公。”胡母班急忙去向泰山府君叩头陈请。府君说：“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还是不要怜惜亲情吧。”胡母班苦求不止，府君方才答应。胡母班回家后一年来时光，几个儿子却要死光了。他惶惧不安，又前去泰山，对泰山府君说：“自从告辞回家以后，儿子都死了，我担忧祸事还未完结，就来启禀，万望哀怜垂救。”泰山府君听后拍手大笑，说：“我先前不是对你说过‘生死异路，不可相近’吗？就是为这个原因啊。”于是马上把胡父召来，问道：“你从前请求回到里社做社公，应当为自己家族造福，却使孙辈都死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位老人也真是实心眼，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久别乡里，很高兴能够重返，又遇上酒食充足，总惦记着那些孙儿，就召他们一起来享用。”<sup>②</sup> 不过泰山府君治下的地府，大体仍

<sup>①</sup> 按“府君”本是汉魏时对太守的尊称，后来则变为不论身份如何的一种敬称，犹如国民党时期“长官”的乱叫一通一样。

<sup>②</sup> 《搜神记》卷四。

同人间刑狱一般，还远没有后来佛教宣扬的地狱的恐怖气氛。

隋唐时，有关泰山府君的传说就更加多见。唐人笔记小说中此类题材屡见不鲜。

唐玄宗天宝（742—755）末年，李强友任剡县（今浙江嵊县）丞，到任数日，一位从前相识的屠夫到门上来拜谢。李强友不明缘由，便询问他。这屠夫说：“我得暴病而死，到了地下，被主管官吏带到太山。我见到大郎做主簿，因便陈诉，还不到死期。承蒙放回，所以前来致谢。”李强友听后，惆怅很久，然后宽解自己说：“死后能做太山主簿，还有什么忧愁！”便问这职务如何。那屠夫说，太山有两位主簿，相当于人间的判官，侍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处。过了几天，李强友有亲戚死而复活，也说被收到太山，太山有二主簿，一位姓李，就是强友，另一位姓王。这人死在姓王的手下，他苦苦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年寿未尽。忽然他听到太山府君召见王主簿。他去了一下就回来了，说官家摆设斋席，需要上万件漆器，说：“君家有这些东西，可借一用，请速取来，事毕便可放回。”这人对李强友说，所借用漆器倒现成，只是没有劳力搬运。李强友就与王主簿商议，但很长时间也没能解决。这时又听到府君传唤李主簿。他也是一去就回来了，对那人说：“官家责怪王主簿办不成事，转而让我去寻找漆器。此事已急，你不要再推辞了，请赶快去取来吧。”这人不得已，就带着力夫去取，点检漆器的声音，家人都听到了。这事办完后，李强友带他去见府君，便被放回。他痊愈后，又把这事讲给了李强友。李强友不久果然死去<sup>①</sup>。这里，泰山府君操有生人的生死予夺之权十

<sup>①</sup> 《广记》卷三七七引《广异记》。按《广异记》，唐戴孚撰。

分明确，并且还为他安排了两位判官，其中至少还有一位干脆就是人间有名有姓的活人。

可是，到了唐代，传统的泰山府君的领地以至权限，便受到外来佛教的不断蚕食和侵吞。这在当时流传的故事中也有所反映。

唐高宗时，校书郎沈嘉会由于犯事被发配到兰州（今甘肃兰州），他一心盼望能够早日回乡，每天早晚，常常面向东方叩拜，希望能够活着返回。过了二百多天，一天夜里，他见到二位童子，衣装华美，自称是太山府君之子，说太山府君感谢公早晚礼拜，所以派他们二人前来奉迎。沈嘉会说：“太山距此有三千里之遥，如何能够前去？”童子说：“先生请闭住眼睛，不必忧虑路程遥远。”沈嘉会照他说的办法，果然瞬息之间便到达了，宫殿宏伟壮丽。沈嘉会被童子引了进去，拜谒太山府君。府君将他领进内室，对坐谈笑，无话不说。这位府君对沈嘉会说：“作恶的人，如果在阳世不被人诛杀，死后变成鬼也定会受到惩治，没有侥幸获免的。假如每天念诵《金刚经》一遍，万罪皆能化灭，鬼官也不能收拘了。”又说：“前任府君犯下过失，已被天府废黜。我姓刘。”沈嘉会也没敢再问其他事情。府君设酒肴款待沈嘉会，席间，沈嘉会起身暂离，在官衙的小厅里见到姑臧县令慕容仁轨，手持笏板肃然端坐。看到他来，就对他说：“府君发下文书追我来此，已经六十天了，还没有得到处理。”沈嘉会重入座后便向府君提起此事。府君传令让召进慕容仁轨，对他说：“你的县里有一位妇人叫阿赵，她被县尉无故拷打致死。阿赵前来诉告，于是误将你追来。”庭前有益水，府君便令他洗脸，并派一个童子把他送了回去。沈嘉会也向太山府君辞行，府君又令两个童子送他返

回。他在太山共二十八天，这段时间家人只觉得他精神恍惚，待魂灵回来后便又恢复了常态。沈嘉会向人讲述了慕容仁轨的事，州长史赵持满派人去核实，果然不差。此后沈嘉会便时时念诵《金刚经》，后来遇赦回到家乡<sup>①</sup>。这个故事看似荒诞无稽，但稍作分析，便可以发现其实包含着很有意思的内容。泰山府君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掌死之神，可是在这里，他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面孔了，虽然治鬼的职掌还没有变，但是他竟然也要讲佛教的报应，还向自己治下的鬼魂宣扬念诵佛经，真不知这位府君大人究竟是替谁在当家作主。

佛教的阎王，就这样一步步地逐渐取代泰山主死的地位。唐人的一则故事中讲，隋炀帝大业（605—617）年间，有一位游方僧行经泰山庙求宿。庙官说：“庙里没有客房，只能在神庙的廊下歇宿。但是前来寄宿的人常常会死去。”这位僧人表示不在意。庙官只好答应了他，为他在廊下安放了一张床。到夜晚，这位僧人端坐床上，诵经不止。大约一更天时，他听到堂屋里有身上佩饰的响动声。一阵儿泰山神从屋里走出，向僧人施礼。僧人说：“听说在这里留宿的人往往死去，是不是檀越加害呀？我愿得到您的保护。”泰山神说：“留宿者在这里每当听到弟子的响动，就自己受惊吓而死，并不是我杀害的，请师傅不必担忧。”僧人便请神坐下说话。交谈中僧人问道：“我听世人传说，泰山治鬼，真有事吗？”泰山神回答：“弟子薄有福气，确实掌管此事。您想不想见见从前死去的哪个人？”僧人说：“有两位同学已经死去，我很想见见他们。”泰山神问

<sup>①</sup> 《广记》卷一 二引《报应记》。按《报应记》一名《报应录》，唐王毂撰。

清二人的姓名，告诉僧人说，其中一人已经托生人间，另一人正在地狱受罪，不能将他唤来相见，师傅只能前去那里会面。僧人十分高兴，便起身前去。走了不远，就来到地狱。只见里面火光熊熊。泰山神带领僧人进到一个院落里，远远就看见一个人，正在火中痛苦地号叫。他无法说话，形貌已变得不能辨认，而血肉焦臭，惨不忍睹。僧人无心再仔细观看，请求离去。回到庙里，又和泰山神坐了下来。僧人一心想拯救同学，问有什么办法。神说：“倒是有个办法。只要能有人为他抄写《法华经》，他就能脱离地狱之苦。”天快亮时，泰山神向僧人告别，回身进了庙堂。庙官看到僧人还活着，大为吃惊，僧人便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僧人回去后立即为旧友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加以装潢，带着经又来到泰山庙借宿。夜间泰山神再次出现，十分欣喜地向僧人致礼，询问他的来意。僧人就把抄经的事情讲给神听。泰山神说：“弟子已经知道了。师傅刚写了一个题目，那位友人就脱离了苦难，现已托生在人间。不过我这里不够洁净，抄好的经不宜放在这里，还是带回去放到您原来所在的寺里吧。”<sup>①</sup>从这则故事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的泰山府君所掌管的主死领域，已经受到佛教势力的侵蚀，泰山神虽然仍能治鬼，但他治下的地狱，却已是货真价实的外来佛教的舶来品，鬼的托生，也是道地的佛教说法，所管的小鬼，需要脱离地狱之中的酷刑，竟然不得不求助于佛门的经卷。就连佛经的保管权，也因不够洁净而遭剥夺，名为治鬼，实则已完全架空，可谓惟存名义而已。

天下死鬼要统受泰山府君掌管。一则讲晚唐昭宗乾宁

<sup>①</sup> 唐唐临《冥报记》卷中，中华书局 1992 年点校本。

(894—898) 时的故事里说，庐山书生张璟前去桂州（今广西桂林），船行到衡州（今湖南衡阳）犬噪滩，船坏上岸，夜宿江（神）庙，受到江神的责问，他便以平时所学来回答，江神马上转变态度，请他入座交谈。江神对他说，有一个巫叫立仁，由于被判重罪，将祸及全族，江神想要为他向岳神申理，可是没人能够起草书写奏章。张生于是代笔，奏章递上后，得到岳神准许。江神为此十分高兴，送他白银酬谢<sup>①</sup>。这里的岳神应当就是泰山府君。又有一则故事讲道，唐宪宗元和（806—819）时，一位士人柳澥南游岭表，在阳朔（今广西阳朔）南六十里处，被召作泰山主簿<sup>②</sup>。看来，当时这样的观念十分普遍，泰山府君操有天下众生的生死予夺大权，而不论你远在何方。唐代由于泰山府君主死观念的深入，以致当时各地多为其建庙。到五代时，在灌口白沙，还有泰山府君庙。每到阳春三月，蜀人常去设斋祭祀<sup>③</sup>。

华山主死说一度也盛行于世。现能读到的华山与死相关最早的传说，似出于晋代或稍早。一则故事里讲，秦始皇时，一位官员从关东来，走到华阴时，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来。他疑心不是人，就停在路上等候。那车来到跟前，问道：“你要去哪里？”他回答说：“要去咸阳。”车上人说：“我是华山使者，想请你带封信给镐池君。你到咸阳去，要路经镐池，看到一棵大梓树，树下有块有斑纹的石头，你用它敲敲树，就

①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点校本。

② 《广记》卷三 八引《河东记》。按《河东记》，唐薛渔思撰。

③ 《广记》卷八六引《野人闲话》。按《野人闲话》后蜀耿焕撰。

会有人出现，你就把信交给他。”这位官员就依华山使者所说，将信带至。第二年，秦始皇死去<sup>①</sup>。不过，这时华山神是否如同泰山府君一样能够治鬼，还说不上。

然而，到了唐代，华山则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泰山府君的传统领地，操起了凡人的生杀之权。当时民间也有相当多的故事流传。

唐时京兆富平人仇嘉福应举前往洛阳，途中遇到一位状若王者的贵公子，自称姓白，表示正好与仇嘉福同路，二人便相伴而行。数日后，来到华岳庙前，那人对仇嘉福说：“我不是常人，天帝派我考核天下鬼神，现要进庙去查看。你的命相原本与我有关，既已如此，你能进庙里去吗？这里的事了结以后，我当同你一道进京。”仇嘉福不得已，只好随他进入庙里。这位神人坐定之后，便传呼岳神。岳神来后，恭敬地伏在地上，那位神人斥责一番后，令手下将他拉下。又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仇嘉福走到堂后幕中，听到幕外有痛苦的叫声，便拉开幕布往外张望。一眼看见自己的妻子头悬在院中的树上，他以为妻子必死无疑，大惊失色。这时那位神人召他去，看见他脸色不对，便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如实相告。神将信将疑，让他再去仔细看看。他回来后说确实没错。贵人吃惊地说：“你的妻子就和我的家人一样，我岂能不管！”马上传命召见岳神，责问岳神为什么要把仇嘉福妻拘来，让她百般受苦？岳神根本不知此事。这时他身后一位判官回答说，此人是天府所召，已有书状送到。贵人下令让把文书取来，并让左右封好，说是要带到天帝那里，自己当面向天帝陈说。然后吩咐

<sup>①</sup> 《搜神记》卷四。

岳神，让立即放回仇妻。此时仇嘉福之魂脱离了肉体，飞速赶回家中，死去的妻子果然很快复活<sup>①</sup>。

另有一个和这差不多的故事。开元末，通事舍人王儻入京，在城西歇脚，忽有数骑，看上去就像宫中派出的宦官使者，传诏要将他带走。王儻仓促随之而去。来到华岳神庙中，将他安置在旁边的院落中，并告诫他，不要私自四处观看。然后这些人便进入庙里。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听见棍棒殴打声和痛苦的惨叫声。王儻偷偷窥视，看见自己妻子脖颈被捆在树上，执刑者正在用棒拷打她。王儻愁苦不堪，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一位中使出来，看见他神色凄惨，便询问他原因。王儻痛哭流涕，告诉他自己看到的这件事。这位中使说：“本打算挽留您住下来，既然您妻子死去，您就不应当留在这里，如果再有迟延，等您回去后，就来不及救活妻子了。您应赶快回去打开棺材，这样才能救活妻子。”说罢，传令手下去牵驿马，送王舍人上路。只见拉来了一只狐狸，王儻不得已，只好骑上狐狸急驰而去。狐狸倒是迅捷如风，两天便赶到家里。这骑狐而归的其实并不是他的真身，而是他的神魂，他的真身自从魂离去后，就像哑巴一样不再说话。魂回到家里，家人正在悲哭。王儻让家人开棺，他的妻子已经活了过来，问王儻说：“你怎么会在这里？”全家人高兴非常。又过了十多天，王儻的真身方才赶了回来。外面有人叫道：“王郎回来了！已经有十来天没有说话。”他自己的魂说：“王郎来了。”迎出门去，于是魂与肉体又合在了一起<sup>②</sup>。

① 《广记》卷三 一引《广异记》。

② 《广记》卷三 二引《广异记》。

这两个故事异曲而同工，很可能出于同一个素材，看来，当时此类题材已有广泛的流传。很显然，无论是仇妻还是王妻，其生死都掌握在华山神手里，此神主死的职司当毋庸置疑。

又有一则讲，玄宗天宝年间，刘可大考进士前往京城长安，他从东都洛阳出发，在途中遇到一位贵公子，带着众多侍卫出行。刘可大与这位公子恰好同路，二人便结伴同行数日。来到华阴地界，那位公子说，家里在县东有一处庄宅，邀请刘可大前去。刘可大便欣然接受，随他来到庄宅，那里房舍宏伟壮丽。他被安置在厅堂里，可是那位公子进去后久久不见音讯。刘可大不禁生出疑心，就偷偷从门缝里窥视内厅。他看见一位贵人在内厅审理刑狱，庭院中有许多囚徒正受酷刑拷打，惨叫不止。看到这种情景，刘可大开始疑心这里不是人间，急于脱身离去。那位贵公子进去之前，曾叮嘱他小心，不要私自观看，这时出来，责备说：“刚才已经说过，你怎么违背我们说定的事呢。既然已经如此，我也不再隐瞒，就实话实说吧。家父不是凡人，是华山神。你我已有交情，终究会对你有益，不必害怕。”酒足饭饱，刘可大提出要翻阅自己的簿册，看看前程如何，特别是当年赶考有无结果。公子即让侍从小吏前去检看。一阵儿那位小吏来报告说：“刘君明年应当考中进士，可做七任官职。”刘可大苦苦请求，想要当年就能考中。小吏说：“当年考中只能做一任县尉，请三思而行。”刘可大仍苦求不止，公子便应他的请求为他涂改。次日，刘可大辞别，到京城赶考，果然一考即中。数年后，也就是做了一任荥阳县尉而终<sup>①</sup>。这里，华山神一身兼有统管死鬼和安排生人前程的双重

<sup>①</sup> 《广记》卷三 三引《广异记》。